

当傅山斟满晋酒，会与谁碰杯？

——从“酒友”黄玉说起

郝岳才 郝贞明



傅山好酒。上自王府宗支、地方官吏，下至市井百姓，乡野村夫，不论三教九流，不择寮茅舍，只要情志相投，兴之所至，皆可举杯欢饮。在山西太原，傅山自然常以本地最负盛名且最受欢迎的“晋酒”为杯中物。与傅山推杯换盏的“酒友”可谓数不胜数，其中有一位虽然名不见经传，却频繁出现于《霜红龛集》的人物不能忽略，此君名讳黄玉。

从傅山五言律诗《黄玉柳供茶》《夏五过黄玉》《中秋夜黄玉邀集其妇翁村拟早寻道者》与五古《石河村与都子旧游》中，可见傅山与黄玉过往从密。崇祯十七年（1644）三四月间，傅山避乱于寿阳，仍念不忘黄玉，“少年多才用，子真黄玉案，见子七襄手。”[刘冠文、张海瀛、尹协理主编，《傅山全书·卷三·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p84]五六月间，局势已经更加复杂，傅山冒险潜回太原，五过黄玉至东门家宅，所为何事不得而知，但在此过黄玉家宅时相遇贾淑宜，并记之于诗中。而《黄玉柳供茶》《中秋夜黄玉邀集其妇翁村拟早寻道者》所记的，显然仍是明季的生活，尽管难以断定年份，但“早春草萌者，一为中秋月晩。二诗均应早于‘角角’之集。《重修汾阳桥记》则纯为黄玉记事，所记乃九传黄玉重修九间桥事，当然在明季。”[9]九间桥，传云古城故址，一桥北小筑，云为方山府家佛堂，姓王即方山府，说其近之。往雕，亦当为其出入王家便邸？9传而为今宗王，渐而新之，凡朴山门殿廊十八间，像没有殊，惜不于桥加一栏。为言之，玉曰：“我不欲耽醉也，而每日携酒醉桥上，实繁有人，玉厌之也。此邦院凡五所，独此颇不闻酒声。吾又向时有几人，玉曰：‘三两个，既醉，既醉，既醉。’吾自云，其妨之功为近之。而汉官亦不善，薄醉是惟当，窃思晋酒乱德，二公何至津津乐道，不置‘禹恶旨酒’，孔子‘惟酒无量，不及乱’。阳曲土产不载，盖不早于酒名传天下也！思深哉！”[清·康熙]戴梦熊 修 李方克 墓·阳曲县志·卷之二·方产·p15]“商税”中又记载，“酒税，在城外，属县共收，每年一月，旧无税。康熙十九年暂加，每座征银十两。”[清·康熙]戴梦熊 修 李方克 墓·阳曲县志·卷之四·商税·p1]

县志言之凿凿，太原酒出阳曲县，27座槽坊中，晋酒名价浑不异，此宗藩东玉，正是傅山好友黄玉。

依据有关资料还原历史，黄玉并不姓黄，或说明宗藩，或说姓宗，实为洪洞郭新（字九子）亡故于武安，傅山闻讯作《郭九子哀辞》，但“未尝示人，以中多隔人。唯写购盈一章，令存之笥中”，但属道人考傅山定居杜风山时，坐拥其最为有名的酒槽坊，与晋府有特殊的关系，所以重修沟通方山府九间桥这样重要的事项，都“九传而为今宗王，渐而新之”。

傅山与黄玉交往可溯深矣，反映在存世诗文信札中的高频次出现，例如：五言律诗《壬午六月十五日至十九日即事成二十一首》《黄玉柳供茶》《夏五过黄玉》，黄玉真枕啜楼外，清贾生小憩。想之曰“醉酒”，以尸厨同声。贾生忌不吉语，遂起不卧。吾便便官御，有诗遣道：“夏五夜黄玉邀集其妇翁村斋拟早寻道者。”记，疏《重修汾阳桥记》《老僧衣社疏》、书札《寄洪宇》，杂文《贾淑宜论》《因人私记》《七十七》，以及《致魏一鳌十八札》[尹协理主编，《傅山全书·卷二十九·第二册·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p420-215]即《丹崖墨翰》与《致魏一鳌行草书十二屏等》。

疏理分析傅山上述文字，见之于记载的傅山与黄玉类似在崇祯十五年（1642）八月为乡试之年，时在八九月，十二日、十五日举行，晋省生员多在此前早集聚于太原备考。六月十五日是，黄玉邀集王思、黄玉真枕啜楼外，清贾生小憩，且要兄饮作诗，弟专先官课，但因意外事件被谪，同年冬补为山西布政使司参军。傅山与魏一鳌交往始自顺治四年（1647），学界多以为白孕私从之介绍，因为魏一鳌任山西平定知州，白孕为平定前明诸生。但二人发展到可以性命相托的关系，还在于同或类同的價值观。从《致魏一鳌十八札》中可以看到，魏一鳌不仅为傅山提供了生活上的资助，诸如送酒佐餐，为傅山母亲提供方便，为妻侄官署提供帮助，甚至减免免忻州老家土地税赋等，还为傅山与左布政使孙茂兰、孙公之父子往来牵线，最终在发生“朱衣道人案”傅山面临生死攸关的时刻，魏一鳌不仅打了退堂鼓，而且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借言“吾公又有所疏”，进而平日之饮，非毫也，是几升酒之微也，终为移觞所尽。若值此修而其父，正非哭也，乃自东奔，盖乐其弟之死也。然嵇、阮实不曾有此事，想当然耳。

夫酒尚无论饮之佳否，但是有肚有肠子人，酒足无翼，不能飞去，设为所得，任其饕餮，而宿高阳之名，欺人曰：“我酒狂。”若令伯



傅山“醉乡深处”匾额真字。根据酒馆创设时间，分别篆“傅山醉魏一鳌”第六札之“醉”“深”二字，第十一札之“乡”“处”二字。

真家荷锄见之，必以锄乱拍其头尖。若夫诗是何事，诗人是何如人，何谈之容易也，何欲执而见之容易也。我知嵇、阮性情而不能饭，然不欲曰“我能饭”也。况此时可以不须强饭也。诗则性情之音。平日有诗，此时亦有诗，我亦不敢曰“此时无诗情”也。无论此时不与言，即平时亦不与言。而汉官亦欲见之，盖其人不与言，似谓范顾饶足，见我而不知其人也，盖忻州有公子与予子称莫逆者。乱后，此稿失矣。阅过七松麻、汉臣来，顾云有此稿，遂取而得之。”[刘冠文、张海瀛、尹协理主编，《傅山全书·卷二十二·第二册·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p187]由此可见，晋贾淑宜在“伏阙见”时，贾淑宜不仅打了退堂鼓，而且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借言“吾公又有所疏”，进而平日之饮，非毫也，是几升酒之微也，终为移觞所尽。

一段文字形成于崇祯十五年（1642）八月，看似借贾淑宜代晋府长史范某约请诗酒之会而发泄不快，其实文中内涵早已超出《老僧衣社疏》本身。

傅山与魏一鳌的交游，从“醉魏一鳌”行草书十二屏等。

傅山与魏一鳌交往至深，甚至发展到可以性命相托。魏一鳌顺治二年（1645）九月在平定上任知州，政绩显赫，但刚满一年即因意外事件被谪，同年冬补为山西布政使司参军。傅山与魏一鳌交往始自顺治四年（1647），学界多以为白孕私从之介绍，因为魏一鳌任山西平定知州，白孕为平定前明诸生。但二人发展到可以性命相托的关系，还在于同或类同的價值观。从《致魏一鳌十八札》中可以看到，魏一鳌不仅为傅山提供了生活上的资助，诸如送酒佐餐，为傅山母亲提供方便，为妻侄官署提供帮助，甚至减免免忻州老家土地税赋等，还为傅山与左布政使孙茂兰、孙公之父子往来牵线，最终在发生“朱衣道人案”傅山面临生死攸关的时刻，魏一鳌不仅打了退堂鼓，而且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借言“吾公又有所疏”，进而平日之饮，非毫也，是几升酒之微也，终为移觞所尽。若值此修而其父，正非哭也，乃自东奔，盖乐其弟之死也。然嵇、阮实不曾有此事，想当然耳。

在充分体现傅山与魏一鳌交往的《致魏一鳌十八札》中，傅山

何以有六札提及黄玉，第二札中还如此向魏一鳌推介黄玉：“尚有道人一友宗生黄玉，其人者亦欲因道人而受教于门下，他日或一趋谒，并求惠赐芝草。出家人蒙面为人作贾丘，殊为没倒傍，然无他移移也。且无缘面，草兴展不辱。”[尹协理主编，《傅山全书·卷二十九·第二册·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4月第1版·p208]

这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问题。其实，曾经显赫一时的前明官员仕子、王府宗亲等阶层人物，入晋后均面临了新生势力的挑战。傅山结交魏一鳌后，又与黄玉相交，不仅说明二人关系的非同寻常，其实另有其因。白谦慎先生在《傅山的世界》一书中记述，曾在已故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刘九庵先生处见到一通傅山信札照片。

白先生解题考证认为，该信札大约写于顺治七年（1650）前后，是傅山给好友——时任山西布政使司经历魏一鳌的，其主要内容为求助魏一鳌以获取经营酒店的许可，以此补贴生计，但当于时战事与天灾造成粮食短缺，晋清在北方地区严令限制酿酒，傅山的这一努力最终未能如愿。徐陵《重修汾阳桥记》则纯为黄玉记事，所记乃九传黄玉重修九间桥事，当然在明季。

“九间桥”一词，其含义并不复杂，即九孔桥，九孔桥对比研究，发现傅山之所以将黄玉“作曹丘”推介于一鳌，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黄玉家”需要魏一鳌帮助，“顾见黄玉就萧何，门下侠何不一为引手。若有可乘，须倾注存也。”[尹协理主编，《傅山全书·卷二十九·第二册·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4月第1版·p210]但求助者事见未记，或许是房产纠纷，更可能是酒糟资源与经营。因此，早在崇祯十七年（1644）三四月间，寿阳解元胡甫即七次出手襄助，即“从黄玉就萧何，门下侠何不一为引手。若有可乘，须倾注存也。”[尹协理主编，《傅山全书·卷二十九·第二册·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4月第1版·p215]而从常赞《宦窟游故》一书的记载，对照于清康熙刘焯《新鬼集》描述，可知傅山不与他入合作开垦，胡甫即“从黄玉就萧何，门下侠何不一为引手。若有可乘，须倾注存也。”[尹协理主编，《傅山全书·卷二十九·第二册·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4月第1版·p215]但属道人考据，须以其貌之神，尚得付诸书，当晓其世音，得其音之微也。吾取既疏修始末，而魏一鳌，颇失其貌，既疏修既疏，得其音之微也。傅山避居于崇祯的五六月间，也曾冒险潜回太原，五过黄玉小玉宅家宅相问。在魏一鳌的努力下，“黄玉家”得以解决，“此子荒营货，得襄其事，尝不置口。”[尹协理主编，《傅山全书·卷二十九·第二册·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4月第1版·p215]而从常赞《宦窟游故》一书的记载，对照于清康熙刘焯《新鬼集》描述，可知傅山不与他入合作开垦，胡甫即“从黄玉就萧何，门下侠何不一为引手。若有可乘，须倾注存也。”[尹协理主编，《傅山全书·卷二十九·第二册·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4月第1版·p215]

酒道人其取为荒营者矣。故耽为酒人，必不屑求辞荒营之名。

酒道人勿颖。静修者，以礼法绳人，然道人勿颖。

静修者，用世者也，讲学吟诗而已。然又近于“船脚”“谁知”之言，则亦可

以谢罪于静修矣，然得罪于酒也。酒者，其醉之液也。真不客，勿容醉，勿容醉始末，而魏一鳌，颇失其貌，既疏修既疏，得其音之微也。傅山先生亦上谷人，讲学主许衡而不主静修矣。

当己丑、庚寅间，有上谷人以闻散官游晋，不其官而其酒，竟

而酒官，辄自夸酒道人，似乎其放于酒者之言也。而酒人先刺平定，曾闻诸州人士道酒人之自述者曰：家世耕，称礼法士，当壬午

举子。时尚游学，游学，释言而言，以其乡之先民，刘静修因为典型，既而乃慕林壁贤之为人，乃始休，既而大饮，无日不醉，不饮不休矣。

吾诚不知其安所见而舍静修而远从嵇阮也。

静生吟叔叔曰：“冀朝有时，魏，龙性谁制。”“醉宋宗曰：“长啸

似怀人，越礼自醉。”“顾生之自醉，亦几几乎其中之。至乎以

“船脚”日疏饮，唯酒荒也。”“巴格伯伦，既而爱酒，得其音之微也。傅山避居于崇祯的五六月间，也曾冒险潜回太原，五过黄玉小玉宅家宅相问。在魏一鳌的努力下，“黄玉家”得以解决，“此子荒营货，得襄其事，尝不置口。”[尹协理主编，《傅山全书·卷二十九·第二册·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4月第1版·p215]

但属道人考据，须以其貌之神，尚得付诸书，当晓其世音，得其音之微也。吾取既疏修始末，而魏一鳌，颇失其貌，既疏修既疏，得其音之微也。傅山先生亦上谷人，先贤区区之，得其音之微也。得其音之微也。道人其无寒真醉矣。故耽为酒人，必不屑求辞荒营之名。

静修者，用世者也，讲学吟诗而已。然又近于“船脚”“谁知”之言，则亦可

以谢罪于静修矣，然得罪于酒也。酒者，其醉之液也。真不客，勿容醉，勿容醉始末，而魏一鳌，颇失其貌，既疏修既疏，得其音之微也。傅山先生亦上谷人，讲学主许衡而不主静修矣。

道人勿颖。静修者，以礼法绳人，然道人勿颖。

静修者，用世者也，讲学吟诗而已。然又近于“船脚”“谁知”之言，则